

蘋果里

選說小友良

良友小說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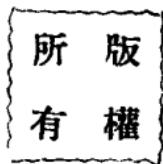
蘋果里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一九三三，三，一 付拂

一九三三，五，十五初版

1———2000



實價每冊大冊洋洋四角

序

近三年來良友各種刊物上所發表的小說，如今計算一下，也頗有可觀。其中有些是極可珍貴的作品，可是爲了載在定期刊物上，所以不久以後，就很少人再會到舊東西裏去找尋這些心血的結晶，而更有被人永遠不記起的憂慮。

在一個早春的午後，抓上舊書架，把一疊已掩上了重質塵埃的舊刊物，移到日光底下來。這些刊物，跟了時間的移動，都刻上了歷史的足印，然而吹去了塵粒，揭起了書面，這裏有一些人物確是永久活躍着，而有一些文章是永久不會過去的。深覺得把這種作品埋沒在舊紙堆裏，不免有些可惜，因而抱了像考古學家般的勇氣，把牠掘掘了出來。現在是換上了新的裝束和讀者們重新相見了。

讀者也許會覺得這些文章，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面過，那麼我就這樣告訴你：這些是從民十七到民二十的中國學生，和民二十至民二十一的良友上選下來的。就因為這些文章都有重讀一遍的價值，所以這次是「又來了」。

趙家璧

一九三三 良友

林曼小姐的自畫像.....王家棫

上海之春.....周樂山

雙毫.....于在春

大學生憶絳.....公俠

兩位夫人的談話.....F. C. 女士

老人的教訓.....羅西

疑痕 汪錫鵬

文人 王家械

追逐 錢公俠

陸君這樣的失了一個愛人 王家械

產婦 K. P.

蘋果里 柳無忌

林曼小姐的自畫像

王家穡

我進了這大學後，就被派到女生宿舍的三十六號來住了。

這女生宿舍，男生們稱牠爲皇宮，這二個字，當然含着很大的意思。據我那同房間的王英小姐說，這是非常美麗的名字，兼有文學上古典和浪漫的二重意味。他們把女生比做皇后和宮女，不論是那一種，總之都是高貴的。這是他們尊重女生的意思，是現代尊重女生的美德。

我進了宮，同房間連我有四個人，其餘三人都先我而至了。我就占了靠房門的一張榻位。

起初，我覺得非常拘束。我不十分好意思去理會她們。直到晚上，那位我

已經在前面提過的王英小姐來和我攀談了。

她是非常美麗，看上去她在學校裏一定是老學生了。穿着漂亮而入時的服裝——因為她的服裝，那時，我幾乎不敢看一看自己身上，那件在家鄉已足令人注目的黑綢旗袍——她的衣服是既不像旗袍，而又與外國女人穿的有些二樣，那時我想，這是新派而好看是無疑的。她一天不知要撲多少次粉，塗幾次口紅，灑幾次希奇古怪的香水——當我第一次踏進這房間時，她那桌上這樣多的瓶子，我幾乎疑心自己誤走入了醫藥室——但她爲人非常可愛的，和我說話了。

她用着非常熱情的態度，問我許多話，我都逐樣逐樣的告訴她。她說她非常歡喜我。就告訴我許多學校裏的事情，這些，都是我以前不曾聽見過的。並且給我介紹了和她對面床的一位李小姐。

李小姐名叫 Mary——寫起中國字來是瑪麗——你想，中國人而題了外國名字，此人其新也可知。她也是個美人。雖沒有王小姐那般的熱情，但待我也還好。

和我對面床的那個人，她的服飾，那時比我還簡陋。後來我知道她也是新進來的，她是江北一個什麼縣的人。一天到晚，埋着頭看書，王李二位小姐都不大理睬她，說她俗氣，並且更討厭她那一開口，就滿帶着日本式的江北促音——這是王小姐想出來的——于是漸漸地我也覺得她討厭起來。

我正和王李二位小姐在說話的時候，房門上有人在敲着。

『呵！「弗拉拉」來了！』李小姐低低地做着鬼臉說。
『Come in!』王小姐這樣喊了一聲。

接着一個中年婦人進來了。她帶着眼鏡，拿着一支鉛筆和一本小冊子。我

那時想，大概她是舍監先生。

『她是今天來的！』王小姐指着我對那舍監說。

『哦，你叫什麼名字。』舍監問我。

『她叫林曼！』王小姐搶着代我答了。

于是那婦人，提着鉛筆，在小冊子上寫。她寫好之後，不知向誰，她微微地點了一下頭，出去了。

舍監先生剛跨出房門，王李二位不可思議地突然發出笑聲來。那舍監重又推進門來嚴正地搖了一搖手，仍舊去了。

我非常好奇地問王小姐，為什麼事務處派我住在這裏，而舍監却不知道呢？並且為什麼用「弗拉拉」來代表這舍監的名字。

王小姐說，學校裏什麼事都是這樣糊塗的。關於「弗拉拉」，更有一段動

人的故事，她告訴我。『哦，這是她的綽號！』王小姐笑着說，『說來話長呢。假使有歷史癖的人，真可做一番攷證。這名字的來源，可以說是近乎心理學上的聯想。她是一個寡婦，她的丈夫未死之前，是一個紙頭公司的經理，於是我們就稱她爲「紙頭」，但「紙頭」二字，與「屎頭」之音相近，「屎頭」又是蒼蠅的名字，蒼蠅英文名爲「Fly」，「Fly」之音，又與上海的「弗拉拉」聲相諧，于是大家就叫她「弗拉拉」了。並且，在我們打網球時，球出了界線，都喊一聲舍監先生，舍監先生，「弗拉拉」也，「弗拉拉」者，不在其中也……』

這一段故事，真令人感到萬分的新奇。誰料到大學生新奇得連給人題一個綽號，都用着不可思議的技巧。

王小姐的故事還沒有說完，李小姐搶着補足了一句：

『「弗拉扣」是小脚，她的大皮鞋裏塞滿着棉花呢！』

于是大家都笑了。連那江北小姐也笑了。

—

王小姐有許多女朋友，她們和她一樣的時髦。王小姐慢慢地都代我介紹了。她們時常到我們房裏來玩。起初，我是不大加入她們的談話，祇在旁邊聽。她們談着許多新奇的事情，大半關於男女學生的事——王小姐叫做浪漫史。啊，王小姐的新名詞真多，多得夠編一本字典——我聽得非常有趣。她們把男學生的姓上，都加上一個「小」字，例如小王小宋之類。她們從男學生的臉，一直談到足，以及言談舉止，直談得無微不至。並且各人還互相提着各人相好的名字取笑着。

我因此知道王小姐的愛人叫莫德，李小姐的愛人叫端木春生。

過了些時，我就和王小姐等更熟悉了，她們都歡喜我的聰明。在課餘，我就跟着她們玩。他們把我帶到校門外的咖啡店裏去吃東西，她們帶着我到各個寢室裏去闖。一個新學生，能遭到這樣的寵幸，當然是不容易的事，我于是非常快樂。

但有一樁，却使我不能滿意的是：我的服飾太簡陋了。夾在他們隊裏，使我覺得難爲情。她們非特入時，有時還能超過時代，而且一天要換過幾套，和我那件黑綢旗袍比較起來，真有些相形見拙了。爲了這件事，我有些苦悶了，不得已就和王小姐去商量，她也以爲的確在我是件重要的事。她就介紹一家成衣公司給我做了二套和她們一樣的衣服。好在我帶着不少的錢，當然非常樂意地去做。

當新衣服送來的時候，還有許多法國新出品的化妝香水，香粉等也買來

了。她們幫着我打扮。弄了好些時候呢。我在鏡子裏照了又照，幾乎疑心是另
一個自己呢，我得意地發着笑。

『太美了！』李小姐說，『正定誰看見都會愛上你！』

『的確好啊！』王小姐也附和着說，『要不要給你介紹一個男朋友？』

『噢……』我不知可否的斜睨一眼。這態度是新從一位叫徐 徐的女朋
友處學來的，她們說她是天真。

她們都笑了。

我換了新裝後，似乎一切都改了樣子。有許多男學生在我背後切切細語
着，我知道他們定在贊美我。我不像以前那般在人前有拘束了，我傲然的在課
堂裏走進走出。同女伴們在一塊的時候，也那般的高談闊論着，似乎自己也是
一個老學生。

王小姐那姓莫的愛人，每天都來尋她幾次，同她非常親密地去散着步。這莫君，臉蛋兒並不算漂亮，但氣度却非常英偉。他從沒穿過中國長袍，但西裝的掛子也不穿，穿着一件厚厚的絨衫，背心上訂着足球隊名的英文紅字。

這人，一望而知是個運動員。我起初也相信他是個運動員。孰知據 Mary 李暗地裏告訴我，他是個假運動員。

運動員而有真假之分，事情不弄得太出奇了嗎？李小姐說：

『這人非常歡喜足球，而技術總夠不上做足球隊員，但體育主任先生因為可憐他的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就派他當一名足球的幹事！所以他是假運動員，連褲袋上那枝獎章都是朋友送給他的！』

推測李小姐的意思，是有些看不起這位莫君。她說，她自己的愛人，端木君才是真運動員呢！他曾在全國運動會裏出過席，把鐵餅飛到了看客的頭上。

我也看見過那姓端木的人，樣子還不夠莫君雋武，臉蛋兒小得像一頭鼠。但照大家的批評，他確是一個健兒。他當然也時常來尋李小姐去談話，吃東西，和散步。

這樣數着旁人的愛人，似乎太沒意思。我當然也希望像她們一般的有一個愛人，不論是真假運動員，就是非運動員也行。

我想，到這裏，最好亦要補敘一些在我過去歷史中我對於異性的經驗。關於這件事，其實可以說毫無經驗，原因是環境的束服。我又沒有一個表兄或表弟，在中學校裏時，除了那些留着鬚的教師外，簡直終年接觸不到男人。雖然有一次，曾有一個同學的哥哥，寫了一封信給我，但自己還沒有看見內容時，就被舍監老太婆沒收了。這也許可以算是經驗。多麼可憐啊！

但我自己覺得自從身體發達以來，對於男人追求，也許比別人更利害些